石匱書

朱衡王宗沐潘季馴劉東星劉應節列傳

明　劍南張　岱著

朱衡江西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知尤溪縣事調繁婺源縣婺源有御史行臺逼吏部尚書汪鋐宅、從御史請佃御史命衡、不可御史不能奪鋐子納婦借閣署置酒衡立命遷去鋐聞大怒衡不之計也陞刑部主事尋轉福建提學副使閱文明敏能於八

朕中定其人窮通壽夭仕、奇中歷山東左布政故事群邑輸賦庫吏鈞石低昂觧户補償及文憑稽遲道里之費或至破產衡命設櫃於當堂命觧户自兌庫吏負墻立文憑暮入朝出旅無傳役得全產者甚衆已拜都御史巡撫山東大飢上書請蠲租賑貸又遣吏糴穀輸河上以療飢民景王之國不煩里胥一錢供應精辦王舟出境雖大不驚召入為工部侍郎三殿告成以采石勞加一品服已擢南京刑部尚書

會河決徐方運河湮塞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先是嘉靖中都御史盛應期議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以通漕運開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衡親行踏勘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乃決策奏請得允築舍河傍晝夜督促溽暑去蓋立隄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單車小舸出入波濤衣帷濕裂久其時從夫多疾躬行其間問疾延醫親調湯藥費累十餘萬竟無他虞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以渠他徙賈販

不通流言新渠不便　上命給事中何起鳴往視還
奏故渠難復着五詔如初議明年渠成凡鑿新渠
起南陽至屈城百四十三里疏舊渠起屈城至境山
五十三里萬艘流通運事告竣　穆宗登極晉太子
少保帶總漕河事宜閱歲河渠大備召還掌部時朝
廷興造頻繁多所取辦常溢舊額衡奏本部儲蓄缺
乏不足經費請勅内監諸臣爲國節省不得濫有取
用如諸臣有蹈故習許臣以便宜執請如臣異要不

舉亦令臺諫劾臣　上納之一時中貴斂跡不敢橫恣
中官孟冲請造鰲山燈棚権之費可三萬衡執奏
明年日月之食皆在歲正方當修省而興游宴之娛
糜費財用不稱懼災之義有詔報罷住內監匠役皆
無賴之徒竄名冒食不可究詰衡請核其名寘所汰
數百人衣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增部中庫
藏舊用一郎吏丞之不問出入衡乃請遣科道監
收著為令工部僦人從貴人閒請輒得預支估值

不則稽留至數歲衡乃推其閒劇以次更給毋敢
預請箬部三年奸弊盡剔會徐邳河決湮沒運船
八百餘艘　上遣給事中雒遵往視遵薦衡治河
無出其右乃命衡兼副都御史兼理河工疏汶濟之
淺築徐邳之堤塞豐沛之決鑴海門之壅數月告
成　神宗踐祚召衡還部涿南故有山溪雨水驟
發行者多阻中官入白狀　上以太后命詔工部建
橋衡奏修理橋梁乃有司之職今　聖上念及小

民德至卑宜下所司興築不足以煩內使蹕上詔發
慈寧湯沐金錢建之涿州有元君祠詔工部修葺衛
奏天子當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為法況民間私祠
以禍福惑衆又不經之祀而以勤祝釐非所以光聖
孝蹕入遺中使營馬武清侯李煒新貴詔為起第長
安費以數萬衛援故事上請武清幸得備肺腑不務
光昭聖德而非分徼求即欲保全其祚宜少裁抑
之便　上悟亦減其半左輔賈人從武清閒請謂京

邑土可造城甎比臨清道里近於縣官省武清入其説賈人上書衛奏臨清造甎此祖宗舊制一旦以貴戚故更之示天下私且京邑所造甎與臨清堅脆殊絕不可用其事遂寢衛凡遇中貴戚畹事多執拗輔臣張居正邀與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難處且延日　上所欲為某多已從挽回此等興作未甚有損可少將順也衛曰某與公事體不同公以調燮為事機在挽回某以官守為職義應

執奏居正默然甲戌正月以九年考滿坐浮言遂以病請疏三上乃錄前治河功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十年卒年七十三賜祭葬子維京亦舉進士衡居官四十餘年才名勲德著在一時而新渠之役為國永利豈宏心虛能用人言方新渠告成欲奏聞一日巡視河所忽崩一隙水如注不可遏衡錯愕左右皆失色驛丞胡燁進曰公今從者有千餘人人脫一褌囊土塞之可立辦也明日請各以布償之如其言頃刻而

隄塞、衢大賞勞之為進其官秩

潘季馴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為江西九江府推官出究民劉雲四之獄大有聲望建議令瑞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煩百姓民大德之徵為御史三殿灾奉勅稽查大木季馴曰毋煩採取覆內官監之遺籍則木可得也果得萬木於荷池中巡按廣東山西破海寇及平寧州大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加最著九載遷大理寺丞歷少卿推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會河決沛

縣之飛雲橋數亭沙河境山一帶河渠盡塞乃於三沽旅逍濬渠築隄躬行督視不三旬而告成庚午河南徙決睢寧瀦其六百五十里皆赭爲平野復以故節来莅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濬築深廣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閘者以萬數功垂成而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既去而河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挑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諸郡邑幾爲巨浸於是復起田間再董河

道塞崔鎮堤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而淮水從出清口會黃水入於海而海口遂闢築遙堤以為外護植以柳榆前後幾二十年軺車所至更數千里與役夫襍處畚鍤幕蕭閭沐風雨冒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緣河之民始獲安有室廬立壠焉蓋壯於河老於河病於河之骸之日猶奉旨與疾行部又手疏入事以歸、以疾革尚喃、河防不去口云

王宗沐浙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覇州惡少七八剽刼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獲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會械送對簿而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不决沐命一隸衣敝絮而伏墀左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某已獲何辭六人但見墀左叩頭相顧駭愕盡吐實獄始具於是人知其才庚戌擢廣西督學僉事已歷江西副使仍督學作揄志檄葺陽明祠創正學書院修白鹿洞每試事畢輒引諸生談

義更端質問所取文字務在博雅昌大達於理而雄於氣以此别人心行及終身所就數計不爽乙未晉參政督漕念漕儲煩猥先非簿正不可周蒐訪宗禄水利兵寔險隘細及陶冶之屬咸括其要傾作七書犁然指掌至今稱便庚申擢按察使尋遷山西布政西嵗祲道殣相望草疏請寬征輸更乞留河東新增官鹽錢給宗禄反覆千言而有中沐蜚語者竟用此論調廣西丁卯居父憂服除起山東左布政時

河水泛溢漕艘多損議開膠河沐謂此第令費財耳必罔功議遂寢因條海運机宜上都御史梁夢龍梁命先以粟試行無壅於是當事者知木力可辦漕拜右副都御史總治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舟入河正直夏月水溢沐乃為發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渡淮五月則責令盡數過洪運如無虞沐尚念河決無常而海運業有明故乃上疏略云唐人都秦右擁岷涼左通峡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

險則天寶興元恃其強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八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據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水則政和宣和受其敝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漕猶憑左臂從左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年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矣報可遂設官造船三百餘艘以粟二十萬石三月中自淮入海五月而抵天津漕無害行之數年運官不習海遇颶風漂沒七

舟而入復爭言海運不便矣沐謂是非之原難以口舌爭自疏請罷復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圖曰臣心力殫是臣非為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有非常擱土可淤計將安出故宜習知此途幾異日倉卒不至無策故曰主於河而協以海萬全之策也乙亥遷南工部右侍郎尋進北刑部左侍郎奉璽書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故事閱視大臣皆按冊籍取文具粉飾而止沐自惟簡命不可虛辱且倘前新款

士心易媮乃周歷塞徼務得長筭具圖說以聞中間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勝異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皆為要論然大要寔主戰常語人曰吾畏胡、亦畏吾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而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郤市挑之少有間即執義以往雖犁庭掃穴豈難事哉俄以母喪歸　上命所司斥內帑三百緡佐葬辛巳以大計罷公論為之不平辛卯卒沐朗識雄

才習當世之務最留心者在海運故論著鑿鑿有今
其書具在恐日後漕河有阻不能終廢也
劉東星山西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改兵科給事中新鄭高拱復相甯人附麗改多失平
星將露章彈之或泄其語拱懼請汰言官謫星為蒲
城丞久之徙知盧氏萬曆改元召為刑部主事署中
有所比讞不當他郎毋敢難星獨力白其寃尚書王
之誥曰獄有左驗何遽而出星仰視曰雖有左驗情

寔未明亦何擾而當之死尚書起謝丁丑以戶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陞浙江提學副使前學使者喬岡阜主刻核絕請托而公論服星稍濟以寛評騭藝文東衡上下不遺為絕制士論兩賢之壬午進山東參政轉漕中都歷湖廣左右布政壬辰拜都御史廵撫保定時倭犯朝鮮王師出討宿重兵於天津羽書狎至歳復大祲星外盡便宜內理荒政除上供折鐲傳羞次及請臨清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

直而民贍給是歲也西輔飢而不害愽陵盜起聚且數千人吏請發虎符誅之星曰此潢池弄兵可尽檄下爾蠟其魁餘不問轉副都御史入理院事遷吏部右侍郎以憂歸萬曆戊戌河決單之黄堌運道告湮召拜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治之故事河漕為兩府漕大臣居淮主發運河大臣居濟主疏渠會有大役兩不相謀究厥成功朝議合之便總屬星七省監司長吏咸受節制星既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

為漕渠梗塞其治在摽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制而兩舉之於是請開趙渠起商虞以下至於彭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從潘季馴爲工部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潤稍淤成渠惟曲里鋪至三山臺四十里阜陸如故星因而鐫焉又起三僊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明年己亥告成詔晉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一子官明

年渠邵伯之湖又明年議開泇河一竒道也隆慶以来數遣近臣行視莫咸決策至是星決議賛成而會病矣急上書乞骸未下卒於濟年六十四星於公家事知無不為臨清稅使虐而激變蹀血署門星聞立遣一將奉檄撫定而止以狀聞或謂濟請相去且數百里有兩璽使可毋煩公星曰不然大臣出疆惟利社稷安有東鈛方州而河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職守謂何其任事多如此類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

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屩食惟脫粟家人化之不知其為貴人泇河之議卒後二年竟成之今享其利

劉應節濰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庚戌虜犯京師咸寧侯仇鸞行大將軍事追虜詔節發煤炒若干車餉之時北騎充斥人人為節危節語所親逾七日不還當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蒜為識戎服單騎護車行橫屍中馬屢蹶道渴求水屍填井不可不捧潢污飲之盡赤皆血也前後行虜中凡十三

日至窓雲餉軍畢始歸明年権税清江浦轉郎中知
懐慶事以外艱補順德郡當南北孔道供億浩繁鄧
力為調停省浮費革侵冒均里甲時歳畢州縣多飢
倣富鄭賁粥法行之諸屬邑所全活甚多辛酉擢陝
西副使備兵井陘所部兵故驕悍脅辱主帥前使者
不敢問節至抉其首十餘人諸軍遂輯明年由北古
北口提右輔六郡兵入援由道歷陞右僉都御史巡
撫遼東內艱歸隆慶改元詔起巡撫河南移東省賦

役煩苦民多亡徙節入汴議行顧役法至今稱便其
地當都會五方襍處藩宗當民之半而輒犯法又里
中多無賴獷悍習弓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
日甚節謂踰河即河朔古戰場也豈宜無備因調汝
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
之備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遣一指揮統之聽兵部調
入衛時報虜再入犯昌黎等縣順天撫臣坐失律下
獄詔以節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節念京輔近

邑多未城或城而庳且圮者亟請內帑佐贖鍰次第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間蔓衍難為備乃阨要害於關東西繕大城五營堡二十有五瞰臺千二百餘詔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為鼓援戊辰塞報虜八十萬騎將入犯本兵檄督府帥中西二路兵衛京師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為犄節得檄馳至部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嚴守虜覘知有備徘徊兩月卒引去明年明月虜犯青山口復督兵拒之尋

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復大修京東西諸路边自廣寧抵開原葺墻八百里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是冬虜再犯遼東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按聞陞俸一級初昌平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合歲費銀三萬兩有奇鄭疏請潮白二河淤塞北抵密雲西北抵鞏華前費為省明年春虜犯長勝堡上首功百餘 神

宗登極陞右都御史總督如故以閱視修守功陞俸一級八月倭犯長海敗之明年正月倭犯中邊河復敗之節自為督撫先後與倭格大小捷以數十計斬獲首卤以千計屢賜金綺甲戌秋晉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梗塞上疏請濬膠萊河其畧曰欲開膠河必通潮水欲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城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十四里俱乾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折由臺

頭河至張奴河至十一里俱窪地黑土間有泉水宜用閘導自奴河至亭口閘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閘歷陶家滙陳家口孫鎮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餘里河寛水淺宜從舊河之傍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圈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圈迤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興後半年未竟而罷丁丑改刑部尚書中責人馮保從子邦寧遇諸塗不避節恚曰一中官猶子蔑

俸錦衣耳柰何與大臣爭道比下之保以是憾尋以言官論劾疏懇得致仕節既家居好引後進建麓臺書院督課子姪出入棠布車或徒步田間人不知為貴人也懋卑十五年兩臺薦凡十二再徵為兩京工部尚書皆不就卒予祭葬贈太子太保

石屢書曰元人海運其費甚廉其徑甚捷然須得大艣於師縱之中流方不與礁石相湊何愁漂溺哉王侍郎夏恭山中梗尚是過計但使貓子不決而河水

安流則借道會通、未為不便當事者真能及蚤催趲以十月開兌正月渡淮三月過洪則地利天時皆為我順河渠之利自足千古又何必更傾海運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四

明　劍南張　岱著

魏學曾葉夢熊列傳

魏學曾陝西涇陽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擢璫其為巨商居間混支芻餉銀巨萬大司農許之曾執不可督雲中餉西鹵薄城下即攝戎衣乘城指授方畧西鹵遁去陞光祿寺少卿松江民輸粮不如法當罪華亭徐階謂為同鄉且出門下為力解之卒不

聽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叛卒黃勇勾䖍為邊患朝廷懸重賞購之不得曾至不問或以為言則曰勇本吾卒向御之失宜故外遁耳來且撫而用之何購焉語傳虜中勇以為然諜市夷入城曾偵知執之邊患以寧尋以捧撻崕等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以疾告庚午起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侍郎時新鄭高拱以閣臣掌部一切倚重曾會雲中請貢市議或曾爭其非便拱徐怡欲已之曾曰不可朝

發夕改不如更與約加嚴不從則閑關如故失不在
我議遂決壬申　神宗踐祚拱與江陵張居正同在
政府各以才相傾壓朝臣分左右袒曾獨中立其間
亡何高拱罷逐臣失色曾獨大言曰踐祚甫數日
上首逐顧命大臣豈正始事且詔出何人手不可不
明示百官朝罷要九卿詣居正所諸大臣有至不至
者居正則謝病罷客拱遂狼狽行而居正不無怏曾
意未幾晉南京右都御史嗾言官論列詔褫新命以

侍郎歸里癸未居正敗乃起為南京戶部侍郎未任改右都御史督倉場尋陞南戶部尚書時言路大闢言官群擊執政冢宰申時行揚巍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次及南都九列疏且上曾執不可謂大臣進退取
上裁臣子何可市德褻踐之奮然曰此出自魏其不可無與諸公事不以相累也衆遂不復言執政啣之月餘有言者遂再疏乞骸歸後數年鹵寇西北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至則固原鹵明

莊二部各擁衆數萬相犄角曾三戰三捷斬首五百級以功晉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方欲次第圖火酋會寧夏哱酋反哱拜哱承恩故降夷宿有叛志撫臣党馨以事摧挫折遂殺撫臣及兵道據城以叛曾以寧夏重鎮士馬物力充佽賊負隅非可旦夕下又多降夷悍卒布滿城內攻之則守益堅或遁虜則愈不可解故且駐兵靈州以持久困賊言官劾其玩寇殃民詔逮獄繫之葉夢熊踵其策兵餉四集大舉薄城

下月餘城破於是諸縉紳上書白狀　上悟復其官辛丑七十有二會貌魁偉生平慷慨多安攘大畧明習邊事西陲之役少假時日賊必能平而竟以罪廢廷議惜之

葉夢熊廣東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以福清縣令陞户部主事改御史會俺答欵塞主議者欲錫王封夢熊抗言其不可忤宰輔高拱意謫陝西郃陽丞後陞南京户部主事出知贛州府贛有劇賊葉楷縱橫行

劫有司不能禁夢熊白軍門議勦乃密搆楷所厚善者召楷黨推赤厚待之令入巢穴中離間其衆楷腹心內潰率兵深入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楷錯愕與妻子自焚騎士馘獻之斬首三百級餘黨悉平就其地設長寧縣治丁內艱苫次中猶計擒楷黨賴玉讚致之軍門闔境宴然疏聞賜金幣服除補安慶郡潛邑有天堂巨寇夢熊以計縛之捷聞賜璽書旌異陞雲南副使尋以邊才調永平兵備其治兵善用間又

詠以敵間為我間算無遺策所制輕車神礮尤精一試遼東敵皆披靡當事者上聞下其式於九邊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湖北鄖制三省草坪苗殺一千戶倡亂立寨殲其首惡苗人用命晉副都御史撫甘肅寧夏哱拜哱承恩劉東暘自恃家丁強横殺巡撫黨宗室勾虜為叛夢熊聞变趋靈州與總督魏學曾議戰虜報方急學曾欲少俟集兵夢熊曰以少擊衆可俟其成列乎遂命驍将麻貴統鋭卒

千人赴敵用神砲大破之鹵奔賊括城中子女金帛
復邀鹵為援學曾堅壁不出為水攻計朝廷責以師
老無功逮學曾下獄而以夢熊代之賜上方劍以軍
興從事夢熊仍大築隄引河灌城、多圯有裨將防
下容水浅立斬之率將士親冒矢石用砲火攻焚其
樓櫓賊殊死守間行蠟書遺賊、佯請降緩兵待鹵
無何卜著二酋率衆二萬為賊援夢熊容援諸將分
為五道襲破之鹵退不敢近城賊絕望寧夏百戶石

棟王兵畢邪氣三人約爲内附恭將楊文領浙兵至夢熊以南兵素習水命操舟以戰賊益恐尋以次克南關、內商民潛應石棟等從中反聞劉許諸賊益自疑貳互相戕殺都督李如松率兵急攻承恩遂斬劉東暘許朝士文秀首請降諸將入關舉酒相賀夢熊下令曰奉命討賊、首未獲何以露聞必滅哱氏然後朝食後期者斬於是如松督諸將攜擊遂克內城哱拜縱火自焚兵士馘其屍俘承恩承寵并諸逆

以獻捷聞 神宗大悅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廕子錦衣千戶勒石賀蘭山即日踐病乞骸骨乙未
夏大閱論功廕一子冑監復三疏致仕不待命而歸
改南京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月兵部復疏其功
詔進太子太保加其子廕錦衣衛指揮世襲直指受
部檄趣之任將就道俄以疾卒訃聞賜祭塟夢熙忠
勇多智畧生平喜談兵即對客酒閒亦以圍棋布陣
法行酒胸襟灑落御下以恩士卒樂為之用故所至

成功

石匱書曰、凡古之良將用兵、或緩或急各有機宜、及其成功、則有幸有不幸耳寧夏之役賞葉夢熊之急則是、罪魏學曾之緩則非何者蓋勝敗兵家之常、我明論功、稍一不勝、輙酷罰隨之、則是街亭之恥、諸葛武侯亦不能保其首領、而況其他乎、成功難而獲罪易、此介冑之士所以枕戈而歎也我明之武功不振、卒致滅亡、豈不職是故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八

明　谿南張　岱著

呂光洵徐元泰吳百朋列傳

呂光洵浙之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崇其縣中豪舜訟者欲固以覘洵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祟鬼於洵洵徐收其紙内袖中日且夕募易草移城隍所明夕祟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至霜月洵果丁母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

縣羡誤墨疑有毒欲窮治館人洵馳往取羡對使者
立啜盡使者悟為起謝召拜御史　肅皇帝南巡大
學士某居守增談員役千餘洵奏罷之又奏薛瑄吳
與弼陳獻章三賢者不宜不祀孔子廟廷十九年地
震則又言九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
死不宜獨責廝養卒最不宜者令另地漁入偉戚貴
家宮係儲本不宜使非其人凡十餘事並要切觸諱
忌政領江西遂出領南直隸蘇松常鎮巡按事蘇松

徐元泰宣城人嘉靖丁未進士繇縣令召入銓部是時江陵柄國泰以吏部郎分校禮闈黜江陵子懋修卒為所嗛出為山東參政江陵抱病山東藩臬諸司約禱於泰嶽泰正色拒之曰此舉何名予為汝禱乎臣為居禱乎追削其名獨不與祝版後轉福建臬副會浙有脫巾之變復移臬兩浙泰殲厥渠魁赦其脅從兩浙宴然晉順天府丞已而西夷發難擢撫川蜀奉勅相機勦巢西夷蓋古回紇吐番地也泰遍松茂

聯絡諸番山險水深鳥道一綫故各寨恃此跳梁而我不得其要領撫之不能討之不可蜂擁而來飽颺而去連折兵將至千三百有奇鎮巡監司莫可誰何會楊柳寨酋首叅動泰密授方畧督兵盪平掃穴而出然各寨猶負固如初也已奉勅一應叛酋務期盪盡泰乃舉兵深入河東河西以次進勦擒斬小姓王答甘燕等三十餘寨番族埋奴等數十人相誓以永無侵犯捷聞陞兵部右侍郎仍巡撫其地廕一子入

監讀書未幾而逮越逆酋倡亂五衛横袪侵凌馬湖
烏撒諸酋大逞狂誖攻克城堡誘挾兵將奉命會劉
議三路進兵分布統領齊集漢土官兵泰自臨陣督
戰親操桴鼓直擣賊穴凡七閱月而底定前後克平
二百一十餘寨俘斬七千九百七十餘人招降屯猓
男婦二千二百九十餘人退還土地九百七十餘里
東靖黄沙西靖黑水東西白草諸寨望風欵貢比於
緬戶事聞　上心嘉悅降勅褒奬晋二品服俸再廕

一子旋以右司徒總督倉場以少司馬協理戎政會倭夷蹂躪朝鮮樞臣惑於宵議廷論主和泰獨議戰本兵嗾之遂陞南京刑部尚書請告歸里林下二十餘年捐貲三千建長安壩蓄洩有法旱澇無虞萬户咸食其德年八十有二而卒

吳百朋義烏人嘉靖丁未進士為永豐令操守廉潔有清水明鏡之謠徵拜御史按淮陽猝遇倭亂百朋披甲嬰城籌兵食戰守賊不敢偪先是倭薄東門撫

軍下令軍中有開城者斬民襁負號呼西門外百朋
曰郭外非吾民耶而以與賊亟開門內之全活者數
千人每按部多擇治不爲搏擊九載考績晉大理寺
丞轉右少卿尋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南
贛軍務當是時內廹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午百朋
奏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即與兩廣都御史督諸道
兵四面擊之捕首虜無算已敗倭於烏石又敗於減
水神山已又敗於海豊捷聞賜金帛初賊酋楊一戕

殺長吏勢張甚而蘇阿晋賴忠潭等依山阻險流毒四郡百朋懸賞格佯為招撫而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洪田再破香奈又移師擊藍松山城鄉擒之轉戰大田擒梁國相等別攻乳源始興賊殲之又會師破吳平漳湖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擒獲八畜鎧仗無算於時三巢最桀黠賴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樟巢高沙即尉佗僕知高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百朋發然以討賊為

已任因上疏曰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赦第先破下
歷衡其中堅夆岡高沙直振槁耳顛　陛下假臣便
宜不效請伏斧鑕　世宗壯其議令刻期進勦百朋
乃移鎮信豐授參將蔡汝蘭方畧率師討之擒清規
苦竹嶂餘黨殆盡百朋居虔六年蒙犯矢石驅馳烟
瘴未艾而髮白矣前後奏捷十有八擢南京兵部右
侍郎疏請終養不報已晉刑部右侍郎踰年改兵部
神宗嗣位賜飛魚服閱視三鎮百朋條上繕垣屯田

備邊防河四事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 上嘉納之已乞骸歸省乙亥起南京又都御史丁丑陞刑部尚書卒於官

石匱書曰國朝以軍旅之事責備文臣原有輕武之意及文臣徼倖戎功多置不錄而言官衆之未免一斥即去是始終成其輕武之意也呂徐吳三君子之拓疆勘亂宜有封侯之賞輙格不行得以功過相準

而賜骸首丘則又幸之幸矣報功若此使後有疆埸之事誰復肯為朝廷出力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明 紹興張岱著

魏時亮溫純楊時喬列傳

魏時亮江西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考選戶科給事中使朝鮮卻其餽在諫垣遇事讜言無所忌諱議處宗藩宜立行宗學又勸捐祿凡祿萬石者歲捐五分之一二千石者歲捐十分之一千石者歲捐二十分之一各貯有司以為賑貧乏殮葬之用

宗室多極貧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責撫按相
度附近參請酌量分封又嚴花生抱養之禁以清玉
牒欲足邊餉則藉商人之鹽屯田於邊今邊屯廢而
鹽課日增商困而官愈困昨遣大臣一往江南一往
河東不過添一番造册繳報而已宜責各巡按分守
等修明屯政鹽課則責巡鹽御史屯鹽大臣宜兼領
修築墩堡二考三考累有勞績倍加進官恩廕欲理
財則在大振守令須罷卓異空名責其實政通行錢

法官以錢為稅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撫按特薦保民足國之計無踰此者娓娓數千言尤極周悉詳懇最著者鹵陷石州請 上面詰大臣 穆廟登極未發一語故時亮以為請越二日 上講罷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不意鹵賊深入 上囁嚅將有所商畧而中官王本輒從旁厲聲譟罵諸臣欺蔽先是本險逐言官周怡陸鳳儀寔欲借此恫喝臣僚 上怒本目攝之本猶語刺刺不休其黨裔朗肘之始息

上滋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不敢發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人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時華亭相徐階與新鄭相高拱相仇時亮左袒階攻拱未幾拱再相盡逐攻己者時亮亦在逐中癸未　神宗親萬幾言官交薦起南大理寺丞歷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上敬天法祖保民裕國四劄　上嘉納之又請皇長子出閣講學　上大感悟方命擇日竟中阻尋晉工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亡何病卒年六十三

溫純陝西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壽光令考選戶
科給事中論提督神樞營總制劉燾貪賄又論輔臣
高拱所創京營新制非宜　上然之爲罷燾而營制
復舊純在諫垣不瑣屑務取緊要如論俺答事宜條
擬竹止及撫李已石星並諍之可觀萬曆甲戌歷陞
僉都御史撫浙江先是浙因倭变募兵踰額姦戢不
散遣不惟糜餉抑且釀变純至嚴簡閱之汰其半村
官吏士務擇才貌稱任使不以居間賄賂補在浙三

年廉静寡欲不妄肓徵取軍民頌德尋陞都察院左都御史主院事時稅使旁午出横甚奏逮臣民累累係獄適際萬壽節紞抗疏曰今中外諸臣及四夷君長鱗集闕下欲以祝聖壽切以為天人相感以心不以文若茀習嵩呼舞蹈之儀而不以感召和氣祈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臣伏乞　皇上開霽天顔將近逮知府蔡如川推官華鈺知縣章國賢及舉人生員等付法司審勘開釋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

及參隨各從盡行收回橫惡如程守訓先正刑章民有不舉首歎呼以頌　皇上首臣不信也而天心可格　上爺可臻愈於靡之祝禱萬萬矣疏上報聞已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俱激變撫按李時華貢侍問上狀不肯絕又抗言曰稅使借　皇上之威福為威福以十計參隨又借稅使之聲勢為聲勢以百計土棍又借參隨之牙爪為牙爪以萬計宇內生靈之困於水旱困於採辦造作轉運者方方無樂

生之心而能勝此千萬牙爪之吞噬搏摯否伏願大奮乾剛將鳳嚴逮下理承荣革任四京礦稅悉行停止已而楚藩華越事起輔臣偏有所袒純持正不從相左又叅論其黨御史于永清等益與輔臣構隙會大計純盡逐倖人劣處給事錢夢臯外轉鍾兆斗忽中旨留用臯斗遂反噬借楚之事攻純、註籍已吏部賀燦然疏入純致仕去未幾卒

楊時喬江西上饒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抽

分杭州先是榷關稅者以加入為能取商浮故額喬相天時豐歉爲綒虔地宜深淵爲紀順人情願急爲規曲盡其方無幾時課足又悉法不經义乃獻議於朝請稅銀止據日收數盡行起解不得拘泥前以數目取盈過越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朝議韙之遂著為南關榷稅書壹為永法已已陞禮部員外歷官通政使時留都異學煩興故參政羅汝芳作倡其徒推為聖人建祠祀之喬抗疏曰佛氏之始其説主戒律

輪迴因果慈悲福田利益粗淺僅感庸衆自卑傳直指一入則賢智高明者信之然猶自為一說不與儒者混為一途自汝芳借孔子言仁孝言心性倡言人心見性成佛高談渺論曰吾學直捷不煩修為曰吾道廣大無所障礙謂傳註為支離謂經書為糟粕謂躬行實踐為迂腐謂人倫物理為幻妄謂紀綱法度為桎梏謂禮義廉恥為虛偽惟一了此心市金可攫處子可摟蕩檢踰閑皆為率性總為無傷反道亂德

敗俗傷化此正古人所必闢者而新學小生轉益信從竝稛聚褻禍將何極乞勅所司折毀散遣以彰明風教詔從之癸卯陞吏部右侍郎署部事喬獨接銓署盡絕請託會大察閹臣沈一貫私書欲留錢夢皐等其餘權要及中璫皆有所庇喬力持之不爲所撓言路阻抑者十年喬疏請復行取又立疏壅之法汲引正人簡汰頑鈍在銓五年號為清平時給事中競進皆自擬正陞閣陞重內輕外喬謂今日越格易後

日守法雖誓不徇情壞法自其始故陞補必要於例無敢越者又奉詔請用註誤官范鏻等一百十員遷謫官鄒元標等九十六員開列訪冊詳加甄別操行清修者必稽其生平之素才猷卓絕者必求其行事之實其或假公濟私沽名釣譽一節勉強而中藏不無可疑一時虛聲而生平難以盡概者詘不錄其刻意求賢類如此一時仕籍方賴提衡會以疾請告不允卒於官篋無寸絲無以為殮四司賻銀以畢窀穸

所著有周易諸經全文大學三書古今字韻全書行世

石匱書曰為人臣者知無不言此是事君之禮特其言有當有不當耳使過事風生沽名釣譽則鳴陽之鳳反不如立仗之馬矣魏溫楊三君子者在世廟時可謂敢言直諫之士而如其論宗室論屯鹽論消人論閑鈔論稅使論邪學皆侃侃不撓有濟寔用誠哉為言行並茂之君子也除萬以後臺諫之臣但尚

口給此風不可復進矣